

M.1902

# 連南文史資料



9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七輯



# 连南文史资料

第七辑

政协连南瑶族自治县文史委员会编

## 目 录

董百洵先生事略.....	黄湘(1)
房文养支持游击队的点滴回忆.....	黄安(8)
回忆营救淳中五位教师的日日夜夜.....	肖少斌(10)
《八排瑶史话》选载.....	曾庆英 黄湘(17)
昔日三江工商业与农资市场.....	肖少樵(70)
三江地方往昔的哭嫁婚俗.....	罗穆良(74)
打醮.....	罗穆良(86)
从排瑶要歌堂说其留户之禁忌.....	沈峻(97)
瑶族“要歌堂”还盘王愿之由来.....	赵龙福(100)
寨岗阳爱的历史考察.....	曾庆英(107)
连南县四十年来文化发展概况.....	宋骅(111)
旧社会的一面小镜子.....	黄湘(119)

# 董百洵先生事略

黄湘

董百洵先生，字大允，公元一九一一年五月出生于广东省连县四区高良上乡（现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家境小康。其父维熙，字师敬，号敬昌，生平乐善好施，和睦乡邻，热心公益，尤其关心乡中教育事业，遇有聪明勤奋又无钱入学者，必劝其入学并资助学成。其母张喜，三江新城人，勤俭持家，教子有方，素有贤名。先生为长子，下有百悦、百锐及幼妹百妙。

先生自幼聪颖，蒙童三江小学，品学兼优，深得老师喜爱。一九二五年春考入连县中学堂（时，该校于春季招生），于庚班就读。其勤奋好学，各科成绩斐然。一九二八年春初中毕业，由于新学入学时间未到，曾回乡任教于三江小学半年。同年秋，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州广雅中学高中部，更加刻苦就读。一九三一年高中毕业，随即考取国立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大学四年，先生求知愈切，孜孜不倦，博览群籍，尤其专精于诗经、唐诗、宋词及四子书（孔

子、孟子、墨子、韩非子），造诣甚深。

一九三五年秋，先生学成回乡，见家乡学风日下，主因在校产收支零乱，漏洞百出，以致教育经费不足，教师多无新知识且无心教学，学生成绩如江河日下，甚为忧心。乃约同自日本学成返乡之莫家励同学，及中大学长刘以毅、同窗钟隆演、黄建宇等三江青年才隽，往见教育界前辈乡贤杨芝泉先生，共商整顿家乡教育之良策。都认为需改组校董会，撤换校长、增聘具有新知识的青年为教师，否则难革积弊。后征得乡长钟吉堂同意，召集乡中绅耆及保山长百余人开会。会中，先生力陈乡中教育落后，长此以往，后果堪虑；而教育落后之主因在于某些校董营私而害公，非改革不可；还需有一班热心地方教育、敢于除旧布新的有识之士进入校董会，及改聘或增聘具有新知识的青年担任教职，方能革除积弊，振兴地方教育。会中群情激昂，皆云所提极当，乃推举温克胡、巫镜泉、黄炳存、肖少樵、蓝瑞珍、董百沟、莫家励、董映俊、潘允村、赖国斌、董昔农等为校董候选人。当即经大会同意，当选为新校董。新校董向连县政府（当时三江隶属连县）推荐钟隆演为三江小学校长，并发动了一批具备新知识的三江青年，随时投入教育岗位。

在新校董会第一次会议上，先生与莫家励不为名利，举

荐温克胡为主席，赖国斌为收支。并提议为使学校收支平衡，本年度自校长以下，中心小学及第一、二分校（即今城西小学及城东小学之前身）教员无论职位高低一律月支毫券八元。此议一出，流言蜚语顿时风满三江。原旧教职员纷纷辞职不干。先生对此泰然处之。乃动员甫自连中毕业的胡品雅、肖少樵担任第一、二分校主任；黄振威、张庆洵、吴韶弟、丁介徵、严任丰、张东海、肖少雅等补充教师之出缺，非但平息了事态，且为三江小学换上有新知、有干劲的青年教师。此乃可见先生沉着干练、不畏权势之智勇。

三江小学校产，为地方人士所捐赠。有校产田、高良圩（即三江圩）市亭租、木厂地租等，要托私人承耕或收租。承包人如诚实将盈利报缴，学校之经费应绰有余裕，不料经营者良莠不齐，有的巧立名目，化公为私，纰漏百出。先生建议将校产田亩重新丈量估租，以绝纰漏。此举遭到不小阻力。例如先是旧校董又是新校董的董昔农，承有开垦沙坝校产田。垦期届满时，谎面积以多报少，侵吞学校应得之田租。经丈量后发现他瞒报了好几倍，校董会议决请他以核实后之田亩面积交租。但董昔农强词夺理，反而指责其他校董故意刁难，双方争执不已。平素沉默寡言的百洵先生竟不避冒犯同宗长辈之嫌，挺身而出，据理力争，面诘董昔农曰：阿叔

你只顾私利不重公益，你身为校董却不接纳校董会的公决，何能以身作则？如何对得起同乡？！昔农理拙辞穷，只好服从众议，如数交缴。于此亦可见先生公私分明，痛恶贪墨的耿介清廉的为人。

至日寇侵华，举国同仇敌忾，先生偕同乡长钟吉堂等召集乡中父老绅耆及保甲长二百余入，于晏萍图书馆礼堂开会，议决成立“连县第四区高良上乡非常时期工作委员会”。推选莫卓今、董昔农为正副主任委员，钟吉堂、刘家宾、董俊记、甘隆合及各保保长为委员。委员会下设财务组（组长丘庚合）、军事组（组长甘霖）、文宣组（组长莫家励，副组长肖少樵），积极组训民众，加强三江大刀队操练，切实准备抗日。百洵先生被推选为秘书长，裁理具体事宜，统筹兼顾，日以继夜事必躬亲，此亦可见先生爱国爱乡之情操。

一九三八年，邑人何公春帆，接掌连县。何公器重先生之才干，带为随从秘书。先生随何公深入县内各乡村体察民情，宣讲卫国保乡之责，以其聪敏高才明察秋毫、遇事一丝不苟，对施政之利弊敢向何公力陈，任事亦勇于负责，益受何公之器重和信任，成为何公得力的助手。

一九三九年，连县中学奉准改为省立，并增设高中部。乡人严任杰首任校长。何公以新办高中，百事待举，非有得

力之助手不可，乃推荐先生协助严校长。严校长委先生为事务主任，同时教授高中文、史。

一九三九年十月，何公春帆调升潮汕，接任广东省第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乃带先生赴任，委为专署视察兼保管司令部之大印钱粮。潮汕沦陷后，专署撤至丰顺继续抗日。是年冬，何公转任第二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带先生转赴连县，委为二区专署督察。

一九四〇年，何公调离专员公署，改任国立中山大学总务长，先生亦随之前往中大，任中大贷金会主任兼讲师。此时中华半壁河山遭日寇践踏，中山大学（分教处）亦跟随广东省政府搬迁粤北连县三江。斯时许多学生家庭失散、经济拮据。先生想尽方法，协助贫困学生申请政府贷金（实是无须归还之津贴），使学生们得于安心求学，并协助外地迁连的庞大人口解决粮食、住房、谋职、求学等各种难题。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先生随中大迁回广州，仍任贷金会主任，后由讲师升为副教授、教授。先生在穗，依然关怀桑梓，曾支持黄振党、何完等创办开明刊物《三江通讯》并兼任社长。《三江通讯》抨击封建腐败、提倡自由民主，对三江青年的思想有很好的启迪。

一九五零年，先生赴香港任教、经商，曾开设义店收容

初抵香港的连阳州县人士食宿，并为他们介绍工作。为连阳旅港旅台人士公认的“大家长”，董府时有同乡相聚。

一九五二年，先生受国民政府之召，赴台出任国民大会广东省连南县代表迄今。据知情人提供：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先生兼任台湾省立农学院（今国立中兴大学前身）教授和训导长。一九五五年辞教职，兼任宪政研讨会及设计委员会委员，参与“国家”法统、民主宪政、教育及边政方面的研议（因连南有瑶族，先生故亦兼理边政——即少数民族事务）。曾多次赴欧美各国考察。他主张国民大会除了目前已行使的选举、罢免两权之外，应回归宪法原旨，行使创制权与复决权，共为四权。因先生于每次国民大会会期中，敢于提案发言，据理力争，与另三位国大代表：颜泽滋、翟宗涛、袁日省，被称为“国大四权派”的“四大金刚”。争取行使四权的历次提案及国民大会不少重要提案，多出自先生的手笔，对今日政治之民主开放，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八八年，先生以高票当选晋入国民大会主席团（即国民大会领导核心），对台湾的政治型态的改变，将起着更大的作用。

先生耿介清廉，在同仁中有口皆碑。一九六八年台湾公

席拔出巨款为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代表；委员们建造住宅。同仁中风闻有人意欲揽得承办权从中渔利，乃力劝先生出马与意图谋私的人对抗。先生以高票当选为建宅委员会主任，并以两年时间亲自监督工程，严禁贪污及偷工减料，终于建成物美价实的花园式洋房两千余幢，不负众望，造福同仁。

董百润先生自奉俭约，淡泊名利。粗衣粝食，不抽烟，不嗜酒，作息起居极有规律。暇时喜读文史，爱好莳花植树。今年届八旬，身体犹健。先生与原配欧阳家韵女士（昔连县三江龙口村人，一九五一年歿）育有子女数人，现存者有长子次炯、次女曼滋及三子盛秉，均受先生之熏陶，各有所成。

## 房文养支持游击队的点滴回忆

黄 安

房文养，又名房四，外号大肚王，连南金坑瓦角冲人。他为人正直，性格开朗，但因家境贫寒于父母有病时，曾一度铤而走险，投靠过常于大龙山一带活动的匪首陈志嵩。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连江游击队的一个武工小组奉命去金坑山一带准备开辟游击根据地。

笔者为这武工组负责人。当时我们想先在瓦角冲找个落脚点，因而结识了房文养。初次相识，他便坦诚相告，于是我们晓以革命道理，启迪其阶级觉悟。他表示愿跟共产党闹革命，解放劳苦乡亲。

房文养干革命的决心很大，首先协助我们串连当地最有威信的瑶族上层老人沈一公，接又串连了房勤三等七、八个瑶族青年。他亲自主持召开会议，饮鸡血酒举行盟誓。会上，他与沈一公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说：要动员全体瑶胞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并准备组织反“三征”（征粮、征税、征兵）自救队。当时我们指定房文养为临时负责人。

后来，我们在金坑的活动被敌人发现，敌人到处增岗加哨，搜捕我游击队员。

一天，连县当时的警察局及石角乡公所派出便衣特务及自卫队到瓦角冲，以通匪罪名，要逮捕房文养，并追查我游击队员下落。当时沈一公带领群众干涉保护，敌人无以得逞。

此后，房文养见沈一公和群众这样保护支持自己，加上又有游击队作他的靠山，工作更加积极。他和几个骨干开展串连工作，并于金坑、大龙各主要交通要道了解敌人行动，我们游击队员到去，他热情招待，并送粮送物。

连南解放后，房文养首先带头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支持人民政府剿匪。向我部队十二团提供廖耀庭股匪在金坑、石角等地活动情况，为肃清廖耀庭残匪做了很多工作。

瑶区建政时，他出任金坑村村长，后任副乡长、乡长等职。任职期间，房文养积极工作，任劳任怨，为党在金坑瑶区民主建政作出了积极贡献。

# 回忆营救淳中五位教师的日日夜夜

肖少樵

一九四九年夏，原连县（现连南）淳溪中学部分员生准备在三江武装暴动，把印有“太阳一出红彤彤，中国出了个×××，我们要打倒×××……”的歌纸发给参加暴动人员练唱，不慎被学生严壁慈暗藏了一张，交给了其叔父严茂燧（国民党连南县参议）。严茂燧向李楚瀛告发，李即带一连兵士赶到三江，六月十九日在三江宴革图书馆召开乡政会议，趁机逮捕了淳中教师张东海、肖少雅、李少白、黄海青、陈建广五人。次日即押解连县看守所羁押。现将当时营救五位教师出狱的经过，概述如下：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早上约七时，淳中教师黄德和我六弟少镏来到联德一小（现连县连州镇一小，当时我任连县联德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校长），闲谈几句便离去，隔不久有几个国民党连县警察局的便衣，先后三次到学校和伟州照相馆（家父肖从周开），询问黄德少镏曾来否？我心里当即产生疑虑，怎么三番两次来询问二人行踪？

下午四时许，我父亲匆匆来校，说：刚刚云生派人来说，少雅、东海、少白、黄党（黄海青）、建广五人，给李楚瀛捉走了，你即刻回三江见三叔（何次权，兼淳中校长）。

我便即刻赶路回三江。吃罢晚饭，去了何次权家，已见张以公（接任少雅三江小学校长之职）、巫镜泉（曾在李楚瀛第三塾编师任少校秘书）、蓝瑞珍、谢述之（二人均系三江小学教员）等在座。何次权知我到来，便从房内出来，已哭得声嘶说：我这次面子已丢至殆尽，也不能在李专员面前说话保救他们了，你即往广州见四叔（何春帆）和乡亲们，请他们营救吧。见他一面说一面哭，太伤感，安慰他保重身体要紧，便辞出。

二十日早赶回连州。被捕五人也于同日上午由国民党连南县府押解南海会馆五区专员公署，下午我到专署找到特务连连长钟隆贝，他叫我去厕所见他们，见他们五人两臂均用棕绳捆缚，我安慰他们说，我会去广州见四叔，在连州尽力请乡绅救你们出狱。下午约五时，又把五人从连州南海会馆押解至县府看守所大仓羁押。

回到伟洲店与家人商量去广州问题，那时连县至坪石，汽车只通至星子，由星子步行两天到坪石，转乘火车到广

州，时间已不容人再考虑，只好先发电报给何春帆之子何此，转告三江留广州乡亲，一方面在连州请冯祖尧、杨芝泉等一些名望绅耆保请李楚瀛释放。保结书系由冯祖尧起稿，然后由我誊书，保结书由杨芝泉亲送李楚瀛，还说了许多求情话，但结果未获准保释。

五人在仓内生活供给甚差，时值盛夏又不准挂蚊帐，蛟虫侵袭不堪言状。当时我儿建东尚年幼不引人注意，故每天由他去探望和送食物用品。李少白有叔父李复文（在县府任秘书）和其兄李少巩（任专署警卫营营长）之情缘，约十天后李少白便从大仓转到优待仓。

不几天，莫家励（三江人，曾留学日本，任广州课税局局长，系我表兄）、潘明继（三江人，军部少将，其爱人黄思存系李部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团长黄墨苍之胞妹，认我父亲为义父）写一封长达七页纸的信函，从广州寄给李楚瀛，信中请念乡梓人才不易多得，姑念五人无知，给予释放。信函系莫家励亲笔所写，二人签名盖章。思存又从广州返连县见李说情（她与李有舅甥之谊），李母又劝李不能忘记昔日肖家之恩。

首次请保释未获准，隔一段时间又请杨芝泉去面请说情。李楚瀛要三江甘隆合（高良上乡乡民代表会主席）、陈

魏等乡绅具保始允释放。得到杨芝泉的回说，我乃照冯祖先所拟的保结稿重抄一份带回三江。在三江平安医社遇见甘隆合，他恐李对其不利，言词诸多推搪，几经请求，方在保结书签名盖章，随后陈翘、夏耕石、蓝瑞珍等十余人亦签名盖章。我返连州后，仍请杨芝泉把保结书面交李楚瀛，而李却说目前还不能释放。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李少白因得其叔父李复文、其兄李少巩之力，得允予释放，交李少巩监管，住在李少巩营部。

经过两次保释仍未得到李楚瀛的允保，又请杨芝泉面见李楚瀛，李说要张以公亲自来连州保释，我当即返三江见张以公（张当时是三江小学校长，与我有舅甥之谊），谈时说李专员未必能相信他便允保释，又推说时间已是四时多，诸多推搪。经我苦苦恳求，才动心，便雇轿抬他来了连州。到我店时已是掌灯时分，家里早已摆好碗筷等候张的到来。饭后张以公便去李公馆，约一个小时，张回来，说：“李专员担心释放了四人，他们会对严茂煌、我和一些力主枪毙他们的乡绅施以报复，故目前不答允释放。”

淳中教师遭捕后，何次权受很大刺激，一度住入了双喜山惠爱医院，我往医院看望他，一次没有旁人在座，他悄悄对我说：他们几人的行动太突出了。以前在三江宴莘图书馆

和连州天主堂演出的“兄妹开荒”、“王大娘补缸”、“农村曲”等歌剧，编出壁报，春节唱春牛，言词中太过于露骨，已引起很多人怀疑他们的身份。这次藉乡政协进会的名义，查仓库粮备荒，收集枪枝训练学生搞野营演习，还准备扶持张松生夺乡公所的枪，再去夺连南县府两挺机枪，带领一些城西群众和连中读的十几名学生、淳中十几名学生去打游击。严茂煊向李告发时，在场一些人认为可恶，大喊杀掉他们。若当时李楚瀛气往上冲，这几个人有一千条命也没有用，真不知天高地厚。幸得各方面的乡亲求情，李楚瀛的心意已温和下来。

八月中下旬，李楚瀛督队到龙坪扫荡游击区，并要何次权随同前往。杨芝泉知悉后到我店献计说：“李楚瀛到了龙坪，趁这个时候，你约齐张松生到龙坪一趟，通过三叔，带你们去见李专员，想会有些成效”。

我返回三江约张松生来了连州，第二天早上乘车到龙坪见何次权。当时成仕选、关以忠、黄孟慷、唐焕卿等亦在那，与何次权同住一间民房。何带我们二人到一座炮楼见着李楚瀛，彼此相识，不作介绍，只说明来意。李说可以具保，但要三江所有保长和代表联名具保，将保结纸带来给他批示就是。